

安徽省傳統劇目彙編

黃梅戲

(第一集)

羅帕記 烏金記

白扇記 鎖陽城

血掌記 雙合鏡

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編

編 印 說 明

安徽戏曲剧种比較丰富，历史也比較悠久。远在明代，青阳腔就与崑腔比美；徽調兴起以后，影响遍及全国；廬剧、黄梅戏、泗州戏、皖南花鼓戏、淮北花鼓戏……或自本省土生土長，或自外省傳入，在本省丰富发展，形成了独特风格。每个剧种都积累了不少剧目，是一项丰富的文学遺產。这些剧目是靠一代一代的艺人口傳下来的，有些剧目，眼前只一两位老艺人会唱；甚至有些剧目伴隨已故艺人而亡失掉了。我們在中央发掘遺產、繼承遺產的指示下，編印了本省的傳統剧目，做为参考研究或整理演出的資料，备使优秀剧目得以保存和傳播。

各剧种的傳統剧目都是根据各剧种中有成就的老艺人口述本加以校訂的。（有的剧本，还参照几个不同的口述本加以校勘。）

校訂时，为了尊重原貌，只改正錯別字和將非常难懂的詞句稍加調理。

傳統剧目中人名、地名大多是虚拟的。某些真实人名、地名以訛傳訛的也很多，除明显的錯誤加以糾正外，一般地仍照口述保存。

剧中的方言，做了必要的註釋。

由于編輯人員的能力微薄，加上搶救工作時間有限，所印剧目，未能尽选善本，其他編輯、校訂等方面的缺点还有很多，希各地同志予以指教。

“黄梅戏”简介

黄梅戏源于湖北黄梅，但它是以安徽怀宁为中心的安庆地区逐渐丰富起来的，故又称“怀腔”。

黄梅戏是在歌謠花鼓、連廂、高跷、花灯等民間艺术形式的基础上产生的；在发展过程中，曾受到“高腔”（青阳腔）及“徽調”的影响，至今某些剧目和曲調还保有“高腔”和“徽調”成份。

黄梅戏的舞台积累比較丰富，在音乐方面：主要曲調及花腔共有一百多种；傳統剧目过去是說“大戏三十六、小戏七十二”——这还是远在清代的一种习惯說法；实际上，傳統剧目有近二百个之多。其中某些剧目，虽然移自兄弟剧种，但經過本剧种历代艺人的加工，也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表演上，一方面保有民間歌舞的风格，另一方面又繼承了“高腔”、“徽調”的某些优秀傳統。

解放后，黄梅戏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視，普遍进行了艺术的改革。通过赴朝慰問演出及影片“天仙配”的摄制等活动，它的影响也就日益扩大了。

羅 帕 記

錢悠远 查文艳

口述本

严松柏 田德胜

說 明

王科举(可居)妻子陈赛金，出嫁时娘家陪有罗帕宝，能蔽风雨。因遊花園遺失，被家人姜雄拾去。不久，王科举上京赶考，带姜雄同行。投宿时，姜雄因調戏店姐，店姐不从，便自吹主母尚且爱他，以罗帕宝为証。店姐便告诉了王科举。王科举一怒回家，将陈赛金拷打一頓，赶出府門，并修書給賽金父亲陈尚書。于是赛金又被赶出娘家，流浪到福建。中途一胎生下两男一女，为傅員外夫妇收留，将二子取名傅文龙、傅文虎。后来双双上京赶考，陈赛金修書一封，令他兄弟一面求功名，一面寻父。恰巧是科王科举也去考，父子同科，分中状元，榜眼、探花，父子相認，捉住姜雄，一家团聚。

全剧分上下二本演唱：上本名“罗帕宝”，下本名“三鼎甲”，总称“罗帕記”。

此剧“远山堂明曲品”作席正吾撰，姚燮“今乐考証”入无名氏，黄梅戏本可能源于“青阳腔”，在明代的“新刻京板青阳时調詞林一枝”等刻本中，属于“罗帕記”的单折有：王可居逼妻离婚、王可居翁婿逃难、王可居夫妻遊園、勘問姜雄、迎母受責、神女調戏等。

人 物：

王科举(王)

陈赛金(赛)

傅員外(員)

傅安人(安)	姜 雄(姜)	家 童(童)
丫 环(丫)	傅文龙(龙)	风伯雨师(四人)
傅文虎(虎)	店主姐(姐)	傅鳳英(英)
家 将(将)	老先生(先)	陈尚書(尚)
陶 气(陶)	家 院(院)	丑举子(丑)
陈夫人(夫)	考 官(官)	金 星(星)
龙 套(四人)	車 夫(車)	

王：(上引)一耕二讀三風水，四积阴功五車書。

(詩)架上書万卷，画屏酒一樽，談笑有鴻儒，往來无白丁。

(白)敝人王科舉，家住清平府西河县，配婚陈氏賽金，每日在文昌宮吟詩答对。今日閑暇无事，不免文昌宮走走。

(唱平詞)盛日尋芳泗水濱，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閒識得东风便，万紫千紅总是春。表我家清平府西河县，我姓王字科舉十八名举人。(迈腔)撒开大步文昌宮进，(平詞落板)文昌宮会一会众位宾朋。(下)

賽：(上唱平詞)五福堂前受貴銜，礼义廉恥万古留傳。老爹爹在朝中官居一品，配夫君王科舉十八名生員。这几天在房中心中不爽，我心想帶丫环遊玩花園。(迈腔)轉面只把丫环喚：
(落板)小丫环来来来安人有話言。

丫：(上唱平詞)一枝梅花靠牆栽，牆高花矮現不出来。(迈腔)臣見君仆見主躬身下拜，(落板)我主母叫丫环事为何来？

賽：(唱平詞)丫环女休見礼一边立站，拿出了罗帕宝遊玩花園。

丫：(唱平詞)我主母吩咐話丫环遵命，那有做仆的不听主人。(迈腔)尊声主母在此等，(落板)罗帕办得現成成。

賽：(唱平詞)好个丫环听我教訓，拿出了罗帕宝陪伴安人。(迈腔)丫环与我把路引，(出門)主仆双双觀花散心。(迈腔)来在花園丫环先进，見百花開得好真可爱人！牆东边栽的是觀音紫竹，牆西边栽的是松柏长青，葡萄藤搭之在秋千架頂，綠藤叶靠牆栽遮住涼蔭。(迈腔)觀不尽百花花厅

上，（落板）小丫环把四季的花报与我听。

丫：（唱平詞）主母打坐百花厅，細听了环报花名：春景桃花隔岸紅，夏日荷花滿池中，秋风丹桂香十里，冬雪寒梅伴老松。（迈腔）四季花名俱报尽，（摘花）（落板）摘一朵紫金花奉与千金。

赛：（唱平詞）好一个丫环聪明不蠢，报出了四季花真可爱人。（迈腔）坐在花厅四边看，（风伯雨师过場）（轉火工下句）又只見东北角突起祥云，要是风云犹还可，若是雨云打湿衣衫。家中帶得罗帕宝，能逼水火不沾身。（披帕）（火工迈腔）丫环带路下花厅，（失帕）（火工下句）主仆双双轉回程。（轉平詞迈腔）来在家門将身进，（进门）（落板）等风平和雨住再去散心。（同下）

姜：（上唱平詞）小将生来真可夸，一箭能射（射箭动作）两朵花。俺先前在綠林当过响馬，时不及运不通被官捉拿，綁在法場將俺杀，王老爷三百銀买到他家。每日在府鋤草喂馬，閒无事在花园担水兴花。方才間蒼天爷洪雨降下，又恐怕打坏了滿园好花。（迈腔）急忙只把花园踏，果然是众百花倒落地下。（迈腔）忙把衣服来脫下，（落板）扶起来百花。这厢扶起（动作）水仙草；这厢又扶（动作）海棠花，海棠花；葡萄藤子（动作）扶上架，扶上架；芭蕉刺倒在地俺不管牠。（迈腔）手拿衣服花厅下（截板）花厅上放紅光是何根芽？

（白）且住，花园里老子常来常往，今日里为何放出紅光？待老子找寻观看。（望介、見帕）不知何物失落在地？待老子拾起观看。（拾帕）嗯，原来是一块骯髒破片，要他何用。（拋去）啊！二次又是紅光一陣，老子拾起仔細观看。我当是誰，原来是主母陪嫁罗帕之宝。东娘呀东娘！此宝失落花园，是俺姜雄拾起，旁人拾起，在那里寻找？将宝送到上房，岂不是大大有功？（拿衣下花厅）哎呀，主母待小人有什么好处，今日敲敲打打，明日打打敲敲，

将宝藏身旁，等候大比之年，进与皇上，不得一官，也得半职。俺就是这个主意，就是这个主意。

（唱火工）姜雄拾起罗帕宝，好比金钩钓海鳌，我将此宝来藏起，我东娘她问我咬口不招。（下）

赛：（上唱火工）昨日里与丫环花园散闷，失落了罗帕宝未带回程。

（火工迈腔）急急忙忙花园进，（火工下句）花园不见宝和珍。（火工迈腔）手扶栏杆上花厅，（火工下句）不见宝贝解不明。急急忙忙回家奔，莫不是丫环带回程？转面只把丫环叫：小丫环来来快见过安人。

丫：（唱火工）心惊眼跳不安宁，不知为了何事情？上前来见安人忙把礼敬，安人唤我为何情？

赛：（唱火工）昨日里我与你花园散闷，失落了罗帕宝你可知情？

丫：（唱火工）我与东娘花园散闷，失落了罗帕宝我不知情。

赛：（唱火工）丫环休要强口争，我不打你你不招承。（火工迈腔）手持家法将你训，（打介）（火工下句）看你招承不招承。

丫：（唱火工）东娘不必苦打苦问，打死丫环无宝珍。花园本是姜雄照应，罗帕之事要问姜雄。

赛：（唱火工）丫环一言将我提醒，罗帕之事要问姜雄。（转火工迈腔）丫环莫跪一旁站。

丫：（接唱火工下句）姜雄哥来来来见过安人。

姜：（唱火工）忽听丫环来叫我，想必罗帕发了作。来在前堂把礼见过，东娘叫姜雄却是为何？

赛：（唱火工）昨日里与丫环花园散闷，失落我罗帕宝你可知情？

姜：（唱火工）花园本是小人照管，罗帕之事俺不知情。

赛：（唱火工）奴才不必强口争，我不打他他不招承。（转火工迈腔）手持家法姜雄训，（打介）（下句）罗帕不交就不行。

姜：（唱火工）东娘休提无情棍，姜雄有言听在心：等候老爷回家转，从头至尾说分明。

赛：（唱火工）听一言来着一惊，他是老爷心服人。（转火工迈腔）

姜雄暫把馬房進。

姜：（接唱火工下句）三九天吃涼水点点在心。（下）

賽：（唱火工）只見姜雄馬房進，倒把賽金無計行。（轉平詞迈腔）

悶悶沉沉上房進，（落板）失却了羅帕寶慢慢找尋。

（下）

王：（上唱平詞）寓却聖堂別聖賢，老岳丈修書信我去見官。（迈腔）

一步來在聖堂內，（落板）賽金妻來來來我有話言。

賽：（上唱平詞）想羅帕想寶貝心不爽快，朝也思暮也想不見寶來，

梅良玉失金釵金釵還在，賽金女比古人轉世投胎。（迈腔）

來在前堂用目看，（落板）却原是老爺夫放學回來。

王：（唱平詞）家無常禮夫妻們打坐，為夫的有一言對你說明：今乃

是大比年皇榜開考，我心想上京都復試功名。

賽：（唱平詞）聽說老爺去求園領，但不知帶何人陪伴前行？

王：（唱平詞）家院小廝有幾個，也只有小姜雄武藝才能。今日里為

夫的京都進，隨帶姜雄陪伴前行

賽：（背唱平詞）家院小廝多得很，單單要帶對頭的姜雄。（轉向王）

（迈腔）老爺後堂換衣衿，

王：（接唱平詞落板）叫出來小姜雄準備能行。（下）

賽：（唱平詞）只見老爺換衣衿，我不免叫姜雄備齊能行。（迈腔）

轉面只把姜雄喚：（落板）小姜雄到前堂見過安人。

姜：（唱平詞）貧與賤富與貴命里所在，做奴仆到如今驛馬投胎。

（迈腔）來在前堂躬身下拜，（行禮）（落板）東娘喚姜

雄所為何來？

賽：（唱平詞）大比年你老爺京都進，命你備馬陪伴前行。

姜：（接唱迈腔）東娘請把上房進，

賽：（接唱落板）備齊了能行馬請老爺一聲。（下）

姜：（備馬介、白）馬匹齊備，請老爺上馬。

王：（王、賽同上）（唱平詞迈腔）夫妻双双畫堂內，

賽：（接唱平詞下句）帶出了老爺夫妻有話回。（迈腔）丫環看過酒

一杯，（敬酒）辦一斗餞行酒夫求高魁。功名不用錢來買，

老爷夫文才好必中高魁。正宫娘赐老爷金花一对；万岁爷赐老爷御酒三杯。骑骏马游御街谁不夸美，有笙箫和鼓乐前打后吹。那时间才知道读书人贵，祖先爷在阴曹也有光辉。此一番老爷夫首榜丹桂，早发报马转回归。

王：（唱平词）好一个贤夫人颇知礼性，启程时办美酒与夫饯行。
（迈腔）这一杯酒我不吃天地来敬。（洒酒于地）（夹白：丫环接杯）转面来见夫人我有话明：此一番为夫的京都一进，家中之事要你担承。（迈腔）对祖先施一礼忙上金镜，（出门）

（白）姜雄带马，（上马）（落板）皇榜上有消息报马回程。
（下）

姜：（白）安人，小人告辞了。

赛：（唱平词迈腔）丫环看过酒一樽，（敬姜雄酒）（平词）办一斗饯行酒与你饯行。此一番陪老爷京都一进，马前马后你要小心；出门人要学个身稳口稳，失落了罗帕宝你莫吐真情。但愿你老爷身穿圆领，那时间回家转提拔你成人。

姜：（唱平词）世间上又那有反行的道理，主办酒饯奴行世间少稀。
（迈腔）这斗酒我不饮来敬天地（洒酒于地）（平词）转面来见东娘我有话题：此一番陪老爷上京复试，一路上大小事有小人当持。我本当与东娘多把话叙，王老爷在马上等候多时，（迈腔）辞别东娘把程启，（背唱落板）怕的是王府路不走二回。

赛：（唱平词）小姜雄出府门颜色不正，莫非是将罗帕藏之在身？
（唱迈腔）将身只把后堂进，（进门）（落板）天保佑老爷得中回程。（下）

姐：（上唱平词）小女子开饭店十字路上，二公婆死得早丈夫平常。
（迈腔）用手儿开店门（开门）一街两巷，大街上做买卖闹热洋洋。旁人家好招牌栏簷挂上，奴店中一块招牌未出店房。（迈腔）肩担招牌栏簷悬挂，（挂介）招牌上写得

有字字行行：上写着桃花女名字响亮，下面落款安寓客商；状元红竹叶青美酒甚广，有熏鸡和熏鸭款待客官。有紳商和学界奴店来往，結拜了乾亲家数十无双。众列位不肯信四路查訪，不想奴除非是鉄打心腸。（迈腔）掛起招牌后店往，（截板）担水燒茶等候了客商。（下）

王：（上叫板）馬來！（唱平詞迈腔）小姜雄你与我前把路引，你老爷坐馬上表您前情：想当初你在家为人不正，藏只在松林內广劫庫銀，时不及被官兵将你圍困，綁至在法場上要你殘生。那时节你老爷設下恻隱，三百两雪花銀买你殘生。每日里在府內剗草喂馬，閒无事在花园帶把花兴。今日里陪老爷京都一进，一路上大小事你要担承。天保佑你老爷身穿圓領，那時間回家轉提帶你成人。

姜：（唱平詞）俺老爷在馬上將俺教訓，姜雄有言細說根苗：想当年离娘怀不习正道，打劫庫銀結拜英豪。今日里陪老爷京都一到，一路上大小事由俺承包。不怕森林出虎豹，那怕强賊暗里放鏢，大刀流星俺都知曉，縱然有天大禍小人承包。但願老爷头戴紗帽，俺好比赵子龙保主同朝。

王：（唱平詞）虽然是猛勇人能知礼性，还有句叮嚀話紧記在心：出門人总要学身穩口穩，宿飯店好一比庙堂修心。（迈腔）坐在馬上用目觀看，又只見紅太陽墜落西沉。（迈腔）來在招商下馬鐙，（下馬进店）

姜：（接唱落板）請一声店主东客到店中。（同坐）

姐：（唱平詞）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下牛多草不生，塘里魚多鬧渾水，奴店房客官多記不清。（迈腔）來在前店用目觀看，確然是二位客打坐店中，那一位老客官品貌端正；那一位少客官煞气五行。（迈腔）他不言奴不語香茶來奉，（端茶上，先奉王后奉姜，姜調戏店姐）（落板）請問一声二位客官住何所高姓大名？

姜：（唱平詞）家住在清平府……

王：（白）大胆！（接唱）西河县城，我姓王字科举皇榜举人。

姐：（唱平詞）听說是王老爷我把礼敬，卖飯女我未曾出門相迎。开言便把老爷請問：那一位少客官是老爷誰人？

王：（唱平詞）店主东不知情将他来問，他是我的馬僮名叫姜雄。

姐：（唱平詞）听說是小馬僮奴心不願，罵声姜雄胆大包天。卖飯女开飯店又不是下賤，为什么进店来調戏容顏。今日不看老爷金面，叫几位众街邻将你赶出店前。（姜雄拳拳欲打店姐）

王：（白）哼！大胆（唱平詞）又只見店主东刹时变臉，轉面来罵姜雄胆大包天，你老爷中途路好言相劝，为什么进店房乱口胡言？我不看你馬前馬后功劳来現，怒恼我打你皮鞭踢你靴尖。（迈腔）轉面来見主东把礼来見，（落板）你本是賢良人量大海寬。

姐：（唱平詞）好一个王老爷有情有义，小姜雄得罪我他把礼陪。（迈腔）随手提紅灯送姜雄去睡，（掌灯送姜，原場入房，姜又戏姐）

（接唱）小姜雄在馬房戏我二回。（迈腔）二次掌灯送老爷安睡，（原場进房）（唱截板）比不得在家中有夫人奉陪。

王：（白）那里話来。

姐：（白）請問老爷，夜晚要些什么？

王：（白）不要什么，明灯一盞，香茶一壺，也就够了。

姐：（白）是，明灯在此，香茶即刻就到。

王：（白）好，瓜田李下，

姐：（白）各避嫌疑。告辞了。

王：（白）老板請。（姐下）（王脫衣关门，提灯四照介，起初更）（唸）店房多冷靜，听鼓起初更。

（唱平詞）听譙楼打过了初更初点，想起来功名事那得安眠。不知道今科考那部文卷？但不知那一家点在当先？（迈腔）叹不尽心中事翻开文卷，（截板）再听譙楼几更天。（起二更）

姐：（上唱平詞）听譙楼打过了二更二点，想起来王老爷那睡得安

眠。奴心想与老爷罗帳会想，缺少了由头事不好上前。
(迈腔)低下头来心想一遍，(下句)送一盞好香茶好到房前。
(轉身端茶盤，原場)(迈腔)手捧香茶門外站，(落板)請一声王老爷快開門。

王：(唱平詞)方才打过二更二点，耳听得房門外人把話言，莫不是
今夜晚投宿黑店？小姜雄隔壁睡我心放寬。(迈腔)隨手
開門門背躲掩，(開門，店姐入房)(落板)果然是店主
东来到房前。

姐：(唱平詞)王老爷到店来未曾接駕，这也是卖飯女做事有差。讀
書人夜更深喉乾咽啞，卖飯女无別的敬杯香茶。

王：(唱平詞)久聞店东賢良不假，今日一見果然不差。(接茶飲)
(迈腔)我吃香茶店东接盞(落板)譙樓上打过二更各宿
各安。

姐：(唱平詞)王老爷飲香茶催我回轉，倒叫我卖飯女不好開言。
(迈腔)辞別老爷出房前，(出門，二次回头觀看王)实实
难舍老爷容顏。(迈腔)二次又进房內面，(進門)(落
板)王老爷問一声我再把話言。

王：(唱平詞)店主东你为何去而复反？縱然是要飯錢等到明天。

姐：(唱平詞)老爷进店未曾細問，結发夫人那家千金？

王：(唱平詞)老岳丈陈尚書官居一品，結发妻子陈氏賽金。

姐：(背唱平詞)好一个陈尚書官居一品，好一个有福有貴陈氏賽
金，(轉向王)(迈腔)轉面再把老爷請：(落板)奴心
想与老爷露水婚姻。

王：(唱平詞)主东說的那来的話，說什麼与科举配为結发。启程时
賽金妻劝多少好話，进京举子不可貪花。

姐：(唱平詞)老爷說的那来的話，說什麼进京举子不貪花。(迈腔)
二次上前罗帳掛，(落板)今夜晚定与老爷露水結发。

王：(唱平詞)只見主东春心已动，我不免打主意誑他出門：你看姜
雄可睡靜，打听回来再配婚。

姐：(唱平詞)王老爷讀書人貴当把穩，他叫我到馬房打听姜雄。

（迈腔）輕輕巧巧出房門，（出門，喚姜，听呼声）

主：（接唱截板）王科举在店房打鼓送瘟神。（关门下）

（白）好險前！好險！

姐：（白）姜雄睡着了啊！（唱平詞）小姜雄在馬房呼呼大睡，二次到房內調戏一同。上前来推一把，（推門介）（夾白：呵哈！）將門緊閉，这才是有意来扫臉而回。（迈腔）行一步叹一声自房內面，（原場轉自房）（截板）衣不脫門不关懶把灯吹。（起三更）

姜：（內白）老子睡不着呵！

（上唱平詞）听譙樓打过了三更鼓鐘，想起来店主东手把胸摸。

昨日里进店来亲眼瞧过，店老板生得好亞賽嫦娥。我一人在馬房心中冷落，我心想与店姐配合絲罗。（迈腔）沒有灯火趁壁摸，（进房）（下句）又只見店老板未把衣脫。是是是来明白了，想必是等候我姜雄哥哥。走上前拍一把（拍姐肩）来人是我，店主东醒轉来姜雄来着。

姐：（唱平詞）夢儿里与老爷罗帳会面，但不知是何人冲散姻緣？（迈腔）推开二目抬头看，（落板）小姜雄到我房所为那般？

姜：（唱平詞）店主姐你不必假意問我，姜雄有言你且听着：昨日里进店来把話約我，三更天到你房配合絲罗。

姐：（唱平詞）小姜雄說此話令人可恨，說什么你与我配合为婚。打开相書你无份，打开来鬼門关丑要算头名，要想与我成婚配，除非是海乾龙現身。

姜：（唱平詞）听他說嫌老子丑心中有火，叫声店姐你且听着：就是画匠难画我，雕匠也难雕我的面目。想好看除非是面粉来做，为人在世皮和肉都差不多。慢說你开飯店殘花一朵，我东娘千金体也与我苟合。

姐：（唱平詞）小姜雄說此話我却不信，說什么与东娘苟合私情。縱然是他与你苟合情份，可有何物作为凭？

姜：（唱平詞）启程时她与我难舍难分，送得有罗帕宝我作为凭。

(獻帕)

姐：(唱平詞)只見羅帕笑呵呵，不叫姜雄叫聲哥哥。(迈腔)手帶姜雄牙床打坐，(截板)今夜晚奴与你配合絲羅。

(白)姜雄哥哥，你說是羅帕寶，可有什么好处？

姜：(白)此寶上面有北斗七星，下有仙鶴麒麟，中間還有小詩一首：小小羅帕不多長，內有龍鳳在中央，有人拾到無價寶，代代儿孫伴君王。

姐：(白)此話我却不信。

姜：(白)你若不信，將金盆打一盆清泉，將此寶放置清泉里面，有幾條金龍游來擺去。

姐：(白)我家沒有金盆，銅盆可好？

姜：(白)銅盆也可。

姐：(白)你在此等候，我去打水驗寶。(下)

姜：(白)哎呀且住，想這丫頭，前去打水，倘若五鼓天亮，我家老爺知道此事，那還了得。但說是這這……嘿嘿有了，趁此機會，去到馬房，跨馬逃走便了。(下)(起四更)

姐：(上白)姜雄哥哥呀，水打來了，快來驗寶嗎。哪！人也沒看見，想必是到馬房里去了。(圓場，到馬房)呀！人也不見，馬也不見，想必是話說露了，可不是跨馬逃走了？哎！我这个人哪，實在的壞命，上半夜我想那個好的他不愛我；下半夜丑的想我，我又不愛他。我与他搭答幾句，連人代馬就走了。天色不早了，我不免安睡去吧。(上床睡，起五更，醒介)

(唸)樵樓打五更，東方日起紅。不免去到廂房，把老爺喚醒。老爺醒來。

王：(唸)樵樓五更响，現出太陽光，開開門兩扇，老板到客房。

(白)老板，昨夜鄙人多有得罪与你。

姐：(白)老爺說那里話來，也不怪我開飯店女子，殘花一朶；就是那尚書之女，舉人之妻，他也与奴仆勾搭。

王：(白)啊！你把此話，對我言講，不知此事，出在那府那縣？那

部村庄？

姐：（白）出在清平府西河县王家村庄上。

王：（白）有何为証？

姐：（白）他将罗帕为証。

王：（白）罗帕上有些什么？

姐：（白）上有北斗七星，下有仙鹤麒麟，还有小詩一首。

王：（白）傅姜雄来見。

姐：（白）姜雄連人帶馬逃走了。

王：（白）那是什么逃走，是我叫他上前打店去了。我有一言，你且听了！

（唱火工）开飯店必須要身穩口穩，切不可敗坏了人家門風。这有銀兩你收領，人的飯食馬的草銀。（轉火工返腔）怒氣不息出店門，（火工下句）回家拷打陳賽金。（下）

姐：（唱火工）老爺怒氣出店里，必定回家拷打妻，飯店不开招牌取，（取招牌，进店）改邪歸正怕的是誰。（下）

王：（上唱火工）昨日店房得一信，才知賽金有奸情。（轉火工返腔）急急忙忙涼亭進，（截板）暗生巧計打賤人。

（白）哎呀！且住，此番回到家去，賽金問道：“老爺上京趕考，為何去而復返？”我將何言回答？哦哦哦！有了。就說“今科非比往科，往科考的是七篇錦綉文章，今科聖上有榜文在外，招考稀奇珍寶。”賽金說道：“我王門自祖先下來，一無人在朝為官，二無人在朝為宦，那有稀奇國寶，進貢皇上？”我彼時想到：“當初你出嫁之時，陪嫁羅帕大寶，賜把為夫，進貢皇上，不得一官，也得半職。”他拿出此寶，千好萬好，拿不出此寶嗎，賽金哪！賤人！要你有死無生。我就是這個主意，回家走走。

（唱火工）中途路上主意打定，回家拷打陳賽金。（轉火工返腔）來到家門提足進，（進門）（截板）賽金妻來來來夫轉回程。

（白）賽金那里？

賽：（唸）耳听人言語，上前看分明，来在画堂上，老爷轉回程。

（白）啊！老爷！上京赶考，何为去而复返？

王：（白）夫人那里知道，非是为夫去而复返，今科非比往科，往科单考七篇錦綉，今科招科天下稀奇国宝，故而复返。

賽：（白）啊！老爷！象我王門，一无人在朝为官，二无人在朝为宦，那有稀奇国宝，进与当朝。

王：（白）是呀，我王門自祖先下来，一无人在朝为官，二无人在朝为宦，那有稀奇国宝，进与皇上。啊呀……夫人，我倒想起来了：当初你出嫁之时，陪得有罗帕大宝，赠与为夫，进貢皇上，不得一官，也得半职。

賽：（白）这罗帕宝嗎？妻子帶回娘家去了。

王：（白）怎么？你帶回娘家去了。这也无妨，家下人听了：快馬一匹，去到陈府，取回罗帕大宝，不得延誤。

賽：（白）且慢，罗帕宝鎖在箱柜內面，鑰匙失落了，也是枉然。

王：（白）这也无妨，用快斧一把，将箱柜劈开，取出罗帕大宝。

賽：（背白）哎呀！且住，老爷今日回家，与往日大不相同，莫非姜雄奴才，露出真言？我与老爷乃是恩爱夫妻，不如对他講出真言实句。（向王）喂！老爷，宝贝那是帶回娘家去了，是妻子身怀有孕，心中不爽，帶了罗帕，遊玩花园，被妻子失落了。

王：（白）怎么？宝贝失落了。嗯嗯嗯，我怕不是失落了，你送把有情之人姜雄去了。

賽：（白）啊！老爷！妻子乃尚書之女，举人之妻，千金之体，岂肯下賤与奴仆勾搭此事。

王：（白）言之有理，附耳上来，与你敍話。（打耳光介）

（唱火工）一見賤人心腦恨，罵声胆大陈賽金：尚書女举人妻为人不正，不該与奴仆私配为婚。（轉火工迈腔）走上前来封你領，（火工下句）要你一死不要你生。

賽：（唱火工）老爷休发雷霆恨，妻子有言听在心：宝贝本是妻失落，莫听姜雄嚼舌根。

王：（唱火工）賤人休要强口爭，为夫心下明如灯，启程难舍恩爱情份，你把罗帕作为凭。（轉火工迈腔）用手举起无情棍，（打介）（火工下句）活活打死狗賤人。

賽：（唱火工）老爷休提无情棍，妻子有言听在心：你将妻子来打死，（火工双哭板）家务之事何人担承。

王：（唱火工）賤人休提家务事，提起家务火一噴。賤人好比窗前紙，扯了一层又一层；賤人好比洗脚水，潑了一盆又一盆。今日将你来打死，明日花轿又接新人。（轉火工迈腔）用手举起无情棍，（打介）（火工下句）只要你死不要你生。

賽：（唱火工）打了一頓又一頓，妻子有言奉夫君：打死妻子不要紧，（火工双哭板）十个月怀胎在身跟。

王：（唱火工）賤人休要提怀胎，提起怀胎怒滿心怀，外来的野种送不得老，后来上不上祖先牌。（轉火工迈腔）手执大棍来丧命，（打介）（截板）要你一命丧娘胎。（賽昏死过去）

丫：（上白）东娘息气了。

王：（白）接过刑杖。（着急介）王科举呀王科举！上京赶考，回得家来，不问青红皂白，糊里糊涂，将我妻打死，倘若是我的岳丈言道：“我女儿身犯何罪？”那时间我把何言回答于他？但說是这……有了，这个賤人，动不动她說是尙書之女，举人之妻；既是宰相之女，举人之妻，也不該做出来无耻之事。这个賤人，慢說打死一个，就是十个八个，又待何妨。

王：（唸扑灯蛾）賤人斗胆啦斗胆！平地起浪烟，勾通奴仆子哇！你这賤人！欺丈夫，如欺天。欺丈夫，如欺天。

丫：（白）启禀老爷，丫环討偿。

王：（白）偿些什么？

丫：（白）偿口棺木，入殮东娘。

王：（白）你这丫头，与东娘同床而睡，难道說此事，你不知不曉？你老爷不偿就不偿，一偿就偿你两口。